



棱镜中的光与影

□陈冬梅

这部文集的编纂出版,于我而言,是一次漫长的告别,也是一次意外的重逢。

告别的是近十年来散落在各处的四十余万字的文学评论文稿。它们或以论文之体刊载于学术期刊,或以评论之笔见诸报章版面,也以随笔的姿态散落在网络大潮中。这些文字,大多写于深夜,写于某个被文本突然击中的瞬间,是我与文学长久相伴的心路写照。此次结集,反复筛汰、再三斟酌,最终精选十八万字定稿成书。而今回望,这册文集不单是过往文字的辑录汇编,更是我一段文学批评行旅的生命印记,带着温热的痕迹,也带着难以回避的局限。

重逢的,则是那个最初拿起笔的自己。20世纪90年代末求学之时,我读到谢冕先生的《在新的崛起面前》,文字里蓬勃的激情与凛凛锐气,让我第一次意识到:文学批评可以如此充满生命的强度。此后辗转于厦门、泉州、广州,二十余年弹指而过,在行路、读书与执笔之间,我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批评语调。既不愿匍匐于冰冷的理论术语之下,亦时刻警醒自己不流于随性的漫漶抒发。这种声音是否成熟,我不敢断言,但它真实,来自持续的困惑与执念,来自与文本的反复缠绕,更来自那些

在语言的密林中独自穿行的时刻。

书名《批评的棱镜》,取自辑一的首篇《个人微观史叙事的渺小与广大》。我曾写道,个人微观史叙事通过个体经验的棱镜,折射出被遮蔽的历史褶皱与社会肌理。这个意象后来不断回访于我:批评本身,何尝不是一面棱镜?

棱镜不生产光,它只是让光以新的形式显现。白光穿过它,分解为七彩;单一的光谱穿过它,会折射出意想不到的层次。我始终觉得,批评也是文学的一种范式,但它更接近于转化:将文本的光,转化为另一重语言的光;将作者内在的声音,转化为公共的言说。在这个过程中,批评者的主体性并没有消失,反而以更谦逊的方式呈现,如同棱镜的材质、角度、厚度,决定了光的折射方式,却始终让光保持为光。

多年的学院训练使我习得学术规范的尺度,但我越来越警惕一类批评:它正确、规范、面面俱到,但文字中看不到批评者的灵性与生命温度,读完令人惘然,难有一言入心。这类批评通常有完整的文献综述、清晰的逻辑框架、准确的概念界定,但它与文学的关系,如同蝴蝶被钉在标本框架里,翅膀依旧展开,却失去飞翔的可能。这也是我对那种被体制规训至僵化的“论文式批评”保持张力关系的原因。当然,必须声明的是,我并非反对理论。从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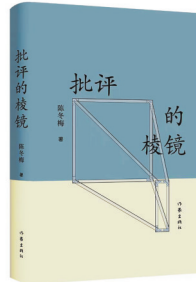
事学、符号学、微观史学、空间理论、现象学等诸多理论体系中,我亦受益良多。我所反对的,是理论的滥用。当理论不再是照亮文本的光,而成为遮蔽文本的雾;当批评家不再是深入文本的探索者,而成为理论的传声筒。这样的倾向便值得我们反思与警醒。

锋芒与规训注定势不两立吗?非也。严谨与锋芒并存的批评实践,历来不乏其例。本雅明的文字如星丛闪烁,桑塔格的句子如刀锋划过,约翰·伯格能将理论化为凝视,他们证明,思辨不必枯燥,诗性并不浅薄。批评可以是思想的文学,抑或文学的思想。我自小热爱文学,大学主修艺术教育,此后做过十五年职业经理人,后来转向文学批评。这段跨界经历,在谋生和回道的路上,我停顿过,犹豫过,但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热爱。它让我深信:语言的形式就是内容的一部分,如同经历与人生互为文本。批评的文体即是批评的伦理。批评文章首先是文章,是写给

人读的,不是写给机器检索的,更不是用来兑换量化指标的。

于是,我尝试用“自我是个动词”解读黑塞,阐释存在的流动与生成;借川端康成笔下的“雪”与“镜”,让现象学的悬置与东方美学的幽玄相融;以“金桔为笼,沉默是刃”剖析电影《默杀》,探索母

爱的困局……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写作探索。若置于规整严苛的学术规范中,未必完全契合“标准学术”的既有轨道,但它们忠实地记录了我与文本相遇时的光与影,于折射的幽微之处,努力持守人之为本真与完整,也算为多元的批评生态,提供一种微小却真诚的可能。



《批评的棱镜》
陈冬梅 著
作家出版社

作者名片

陈冬梅,文学博士。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,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。在《复旦学报》《中国文艺评论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文艺报》等报刊发表学术作品三十余万字。曾获第五届“啄木鸟杯”中国文艺评论奖、福建优秀文艺作品奖等。



我们需要的书,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海洋的斧头。



读古今奇人

□李 钧

一部《奇人集》摆在案头有些日子了。小十六开的本子,三百多页的体量,掂在手里沉甸甸的。闲暇时翻上几页,断断续续竟也读完了。合上书页,一百多个人物在脑海里轮番走过,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,从大禹治水的上古,一直流淌到当代海空卫士王伟的时代。时间跨度四千余年,涵盖政治、文学、科技、艺术、医学、工匠等方方面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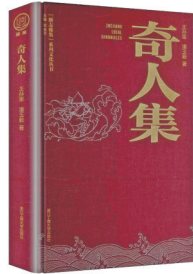
何为“奇人”?编者没有给出一个僵硬的定义,但读完全书,答案渐渐清晰:或有奇事,或有奇行,或创奇迹。书中所录,既有卧薪尝胆的勾践、精忠报国的岳飞、宁死不屈的方孝孺,也有兰亭挥毫的王羲之、沈园题壁的陆游、龙场悟道的王阳明。这些名字早已嵌入中国人的文化记忆,妇孺皆知。但令人眼前一亮的是,那些寻常史册中一笔带过的人物——铸成龙泉宝剑的欧冶子、开创茶疗先河的唐代名医陈藏器、足迹遍布名山大川的徐霞客……这些名字或许不如前几位那般耳熟能详,却个个身怀绝技,在各自的领域里独辟蹊径。

如今市面上写历史人物的书不少,或热衷猎奇,或沉湎戏说。《奇人集》却别有一种沉静的气质。两位编者下笔严谨,以史料为根基,拒绝主观臆断与浪漫想象。析王阳明,不纠缠于心理学理论的繁复辨析,而是撷取他少年时的狂放、贬谪后的困顿、龙场月夜下的豁然开朗;写沈括,则将他《梦溪笔谈》中那些妙趣横生的科学观察娓娓道来——石油的发现、地磁偏角的记录、活字印刷的详述;写李渔,则写他恣肆洒脱的性格,还有他笔尖流淌而出、三百多年仍鲜活的人间烟火与戏文春秋。这样的写法,让历史人物从泛黄的册页中站起身来,有悲有喜,可亲可感。

编者的立意不止于讲故事,更试图透过这一百多个人物的生平,梳理出一条贯穿浙江数千年的人文脉络,《奇人集》更像一部地域文化基因的当代解码。

纵贯数千年而仅取百余人,取舍之间难免挂一漏万;每篇千余字的篇幅,也注定无法穷尽一个人一生的跌宕起伏。但作为方志走向大众的一次尝试,《奇人集》的示范意义不容小觑——它证明了深藏馆阁的地方史志同样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。在信息无远弗届的今天,一方水土独有的文化记忆,依然有着无可替代的情感分量。

合上书,一百二十四个身影在心头久久徘徊。他们生于山河大地,长于烟火人间,在浩瀚的历史卷帙中各自留下熠熠生辉的印记。而今这些尘封已久的风骨与事迹被重新擦亮、依次陈列,厚重的历史便不再只是冰冷泛黄的文字记载,而化作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。对每一个探寻文脉、追慕先贤的读者而言,这是一扇窥见古今风骨、体悟人文力量的窗;对于每一个躬身前行、求索初心的普通人来说,这是一面回望来路、照见自我的镜。



《奇人集》
王孙荣 潘玉毅 著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


反向藏书

□陈伯强

藏书算得上文人的一桩雅好,不少人将其当作毕生乐事。宋代司马光藏书万册,素有“藏书癖”;陆游给自己的居室取名“书巢”,终日埋首书堆;鲁迅一生花在藏书上的开销,折算到今日也相当可观。前人这般藏书,是发自内心的爱书、读书。

古人常道学富五车、汗牛充栋。长久以来,藏书多寡,便是世人评判读书人最直观的标尺。架上典籍充盈,便自带几分文人风雅;案头卷册空空,纵使天资聪颖,也难免少了书卷气韵。

“藏书万卷可教子,买地十亩皆种松”,这是流传千古的文人理想。藏书,俨然成了读书人的一面门面。只是这门面,有时也可以刻意装点出来。

生出这番感慨,源于一次咖啡馆的经历。那日应友人邀约,赴闹市中的咖啡馆小聚。店内环境雅致,墙面错落陈列不少书籍作为装饰。我端起咖啡,随手抽出一本想要翻阅,服务员却快步上前提醒:“先生,这些只是装饰摆件,并不是可以阅读的。”信手翻开一看,果是徒有书形的空盒,内里一无所有,不由得让人哑然失笑。后来我才知晓,如今电商平台随处可见这类专供陈设的假书。它们装帧考究,形制厚重,外观与正版名著几乎别无二致,远远望去古韵盎然,满室书香。可终究只有精致外壳,内里空无一物。购买者不读,陈设者不看,唯一的功用便是摆在架上,替主人塑造出博学多识的外在模样。

我平日里爱看各类名人访谈节目,节目中常会出现一个近乎标配的镜头:无论受访者学识深浅、谈吐高下,身后总立着满满一整排大部头著作。单凭言谈样貌,未必能判断一个人的才学,但身后的书墙却极具迷惑性。重重典籍罗列开来,文化氛围感扑面而来,不必多言,外人便会下意识将其归为学者、专家。这便是世俗认知里藏书的另一重“功用”——撑场面、显格调。

从前我总以为,藏书是饱学之士的雅致点缀。学识深厚、勤于钻研之人,家中藏书丰盈,自是相得益彰。后来慢慢琢磨明白一个道理:有些腹中空疏之辈,也会借藏书装点门面。若是书架空空,难免暴露学识的局促。

这么一想,我算是看透透了:有

的人藏书,压根和读书治学无关,纯粹就是面子工程。藏书归藏书,读书归读书,又有谁规定,藏书就一定要通读研读?眼见世人皆热衷于用藏书粉饰门面,我便另辟蹊径,摸索出一套独属于自己的“反向藏书”之道。不盲从风雅潮流,不刻意堆砌传世经典,我的藏书只分两类。

第一类,全是那些晦涩拗口、普通人很难啃动的高深巨著。康德《纯粹理性批判》、黑格尔《逻辑学》、尼采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,清一色名头极大、门槛极高的大部头。坦诚讲,这类书以我普通人的悟性,大多读不懂、读不透彻。翻不上几页,就会被各类深奥思辨、晦涩理论绕得头昏脑涨,多数时候只能草草翻过,谈不上研读领悟。但我依旧认真真买回来,整整齐齐摆在书架最显眼的

位置。用处也简单直白,就是用来“唬住来客”。但凡有客人上门,目光扫过书架,见到这一堆硬核的哲学、学术经典,难免暗自惊叹:此人竟读这般艰深著作!那一刻我便由衷觉得,当初买书的花销一点都不亏,这笔门面投资,颇有价值。

第二类藏书,很简单单归类,专挑那些于我看来水准不高的书,读后令人啼笑皆非。这类书缺少文学质感,无思想深度,有阅读品位的人,多不屑翻阅,更不会纳入藏书清单。我买下它们,自然也不是为了研读学习,最大作用是用以自我勉励。每当伏案写作,文思枯竭,陷入自我怀疑,总觉得自己文笔拙劣、毫无天赋,满心挫败想要放弃之时,我便望向书架上这些书。心中瞬间豁然开朗,重拾底气:这般文字尚且能够定稿付梓,而我笔耕不辍,反复打磨字句,认真体察思索,只要再多坚持、再多努力,未必不能写出更好的文字,或许有朝一日,也能成为一名被人知晓的写作者。这般转念一想,焦虑、自卑与懈怠悉数消散,写作的信心便重新充盈心底。

简言之,我的“反向藏书”,一半高深难懂,专门用来震慑旁人、装点门面;一半粗浅平庸,专门用来宽慰自己、提振信心。

说来有趣,我的藏书也替我撑起别样的“门面”。只是我深知,架上书卷终究只是外物,真正的学识,从来不在书架之上,而在内心与笔下。



簪花风俗里的大宋人间

□何 况

沈胜衣又出新书《大宋花事》,专叙宋朝的花花草草,我赶紧网购一册来读。此前,我读过沈胜衣的《满堂花醉》《你的红颜,我们的手》《书房花木》《行旅花木》《笔记》《闲花》《笔花砚草集》等书,被他笔下摇曳多姿的花木文字深深吸引。这一回,他将目光投向宋朝花木文化,对与植物相关的宋代人物、故事、作品与社会风尚展开挖掘解读,读来着实饶有趣味。

沈胜衣笔下的宋朝,指公元960—1279年的赵宋王朝,含北宋、南宋。宋代崇文抑武,以文治天下,武备积弱,虽供养着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军队,实际作战能力却偏弱,长期依靠向邻国输送岁币换取安宁。另说的,不善征战的两宋,却是我国历代之中经济最为发达活跃、富有创新活力的时代,国祚也是中国封建王朝里少有的突破三百年大限的王朝。权威资料统计,宋真宗时期国家财力为唐朝鼎盛时期的3倍,明朝鼎盛时期的5倍;城市化率居当时世界首位,达22%。两宋都城汴梁、临安,人口均逾百万,而彼时欧洲规模最大的城市人口不过十五万。商业繁荣、城市勃兴,带动花卉产业空前兴盛,涌现出多处大型花卉集散中心与花市,助推宋人爱花、养花蔚然成风。

花事兴盛,也催生大批花卉典籍的编撰。《大宋花事》开篇即谈“花书”:先罗列今人撰写的宋代花事相关著作,如姜莉《花卉与宋代社会生活》、吴洋洋《宋代士民的“花生活”》、魏策《道是风雅却寻常:宋人十二时辰》等;再叙宋人所撰花谱典籍,譬如《花谱》:宋人花谱九种,该书从《四库全书》十种花谱中辑出宋代九种,汇编影印出版。此外,作者还罗列多种宋人花谱,“以见科学史和文化史中一种重要文本一斑”: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(现存第一部花卉专论)、王观《扬州芍药谱》、刘蒙《刘氏菊谱》(第一部菊谱)、范成大《范村梅谱》(第一部梅花专著)、史铸《百菊集谱》、赵时庚《金漳兰谱》(第一部兰花专著)、陈思《海棠谱》……仅浏览书目,便已大开眼界。

泉州簪花习俗广为人知。《大宋花事》告诉我们,于鬓边、冠巾之上簪插花卉,习俗由来已久:文献可追溯至西汉初年岭南旧俗,出土文物里两汉已见簪花形象,至两宋更是大行其道,成

为全民风尚,甚至纳入国家礼制。泉州簪花多为女子簪花,偶尔见男子簪花;而在宋代,簪花不分性别、年龄、身份,是遍及社会各阶层的集体习俗。“特别是男子簪花之风,虽滥觞于唐代,后世亦有遗存,但远不及宋代这般普遍狂热。”书中提及,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男子普遍簪花的时代,上至帝王、官员、新科进士,下至新郎、隐士、绿林豪杰、市井百姓、兵卒、樵夫、艺人、僧徒、孩童、老者,“莫不簪花”。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便记载当时簪花盛况:“春时,城中无贵贱皆插花,负担者亦然。”除牡丹之外,男子常簪戴的还有芍药、蔷薇、月季、红棉花、凤尾花、菊花、茱萸、梅花等,令人称奇的是,《水浒传》里的梁山好汉,也追逐这份“顶上风流”。书中举例,大众最熟悉的便是“一枝花”蔡庆,身为执掌行刑的刽子手,生得“眉浓眼大”,却酷爱簪花,身扮形貌与爱好之间的反差,令人印象深刻。其实《水浒传》最早写到簪花在第五回,小霸王周通率众逼亲,刀枪林立之间,“小喽啰巾巾边乱插着野花”,马背上的周通,“鬓傍边插一枝罗帛像生花”。而书中最出人意料的簪花描写,当数黑旋风李逵。第六十一回,卢俊义途经梁山泊附近,前来截杀的李逵,“虎威雄暴,大斧一双”,头上却是“茜红头巾,金花斜簪”。足见宋代男子簪花风气之盛,就连李逵也不能例外。

书中有一篇《草木苏州夏》,从植物视角记录作者孟夏重游苏州的见闻,令我这个苏州女婿读来格外亲切。总而言之,《大宋花事》是一本意趣盎然的读物,全书共收十一篇文章,正如作者自我归纳:“有谈话,有述人;有书话,有纪游;有社会文化的泛议,有独特现象的专题;有正面详析的植物笔记,有旁逸斜出的草木勾连”,多维度铺展宋代缤纷花事。倘若你对花木风物怀有兴趣,此书值得一读。



《大宋花事》
沈胜衣 著
华文出版社

拾得人间九月辞

●夏季悄悄颤抖,走向她的终结。高大的合欢树,金色叶子一片一片飘落。
——赫尔曼·黑塞《九月》

●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,宁静、幸福,而慵懒。
——汪曾祺《葡萄月令》

●正是九月,阳光斜射,柏树的树影爬上了花园尽头的墙面,乌龟摇摇摆摆地走向芙蓉花丛,寻找最先落地的花朵。
——塞斯·诺特博姆《狐狸在夜晚来临》

●在我的世界里,九月是开始的月份。
——村上春树《且听风吟》

●有一种玩具你是不可能拿在手上把玩的,但这不妨碍你和它厮守在一起,难舍难分。那是九月的云朵。
——毕飞宇《九月的云》

●夏天要走了,秋天要来了,太阳不再那样晒人,它藏起来了。小雨像刚上学的小孩,还有点害怕,歪歪斜斜,在窗上乱画。
——伊琳娜·托克玛科娃《九月》

内容简介:

此书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弋舟的非虚构作品。作者耗时一年多,寻访城乡二十余位空巢老人,完整记录他们的日常起居、病痛困扰、情感牵挂与精神孤独。全书以老人口述为主,不作刻意修饰,平实呈现老人们因子女异地谋生、伴侣离世所面对的晚年处境,展现老龄化背景下,空巢群体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,真实还原中国养老面临的现实难题。



弋舟 著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《空巢》

《弓马与洋枪》

内容简介:

此书以骑射与火器的冲突为线索,梳理清朝军事由盛转衰的完整历程。从努尔哈赤“七大恨”起兵,到康熙的白炮战术;从八旗体制日渐朽坏,到鸦片战争暴露的技术代差,直至甲午海战的彻底溃败。作者结合关键战役、制度僵化与外交困局,展现清王朝在传统旧制与近代化之间的挣扎,以及一步步走向覆灭的过程。书中既有微观案例的深度描摹,亦有宏观层面的审视思辨,是一部解读清代军事衰亡的力作。



周天一 著
浙江人民出版社